

我没有温柔，唯独有这点英勇

——评《国贸三十八层》 □ 贰为

第一次见永城，是在去年的夏日。共同的朋友推荐了当时他刚出版的科幻小说《复苏人》，熬夜看过后，便着急拜托朋友约见面，进了咖啡馆，隔着人群就看到咬着手指头盯着电脑的永城，眼神里一股天真，这样的第一印象，就一直保持下去了。之后的日子里，也因为工作的原因，常有见面的机会，他创作《国贸三十八层》之初，几个朋友聊天时，他间或说过一些里面的故事，每次讲起，就像是一个想要表现却又有点害羞的小男孩，一股脑把想说的都丢出来之后，便迫切地等待大家的评价。但大家也都不是专业于文学，大多时候只能说一些草草夸赞的话。每每如此，他眼中的那些光芒便会黯淡一些，创作是孤独的，但我猜他却总不喜欢这样的孤独吧。

于是，他便常去旅行，世界各地地走，一年中，有大半的时间都在路上，从朋友圈里，他间或发的那些文字就知道，白天的纷繁落幕后，他把所有的创作留在了夜晚，穿梭于热闹与孤独，往返于人间和梦境，就这样，《国贸三十八层》终于完稿了。他又一如既往地把作品给大家看，同样地，又一次带着那些想要听到批评的期待。

也许是为了不辜负他的热忱，拿到书以后，我很快认真地读了，从爱情看到了商战，到最后却无法解释地体味到了初见永城的那股天真。

三个女人，“70后”的辉姐，“80后”的Judy，“90后”的依依，因缘巧合，作为前台同处于国贸三十八层，她们个性、阅历完全不同，却在短时间内缔结了友谊，终又各怀鬼胎，为情、为名、为利，闯入了男性主导的庞大的商业帝国，夹杂在外逃的国企高

管、国际刑警与金融大鳄之间，她们或愚、或勇、或忍、或智，毫无章法，乱拳打死老师傅。最末，翻起了惊涛巨浪，成就了自己，也摧毁了一切。

这样看来，明明是一个掺杂商业、人性、阴谋的作品，又怎会有那样的感受，就如同了解他个人的背景与见到他人那一刻的冲突一般。我猜想，真实的作品都是这样吧，即使构建了一个再广大的世界，细枝末节中也会满满透着作者的基因，而永城又将自己的这份纯粹藏在了何处？

答案是：藏在在那个从哪个角度看，人生都是极其失败且毫无美感可言的辉姐身上。

也许，我们有太多的理由来讨厌这个女人。“小时候在胡同里打架，上学时考试作弊，为了毕业分配给系主任送礼，工作了勾搭有妇之夫。”她几乎是挣扎着活在大都市最底层的可怜虫，让大多数男人和女人都唯恐避之不及。

但我依旧爱她，爱她的豪爽、她的坚强、她的天真、她的无畏、她的善良，她像是初识这个世界的“小女孩”一样，毫无顾忌，“勇”字在心，望着千军万马，横冲直撞。

40岁的辉姐，做了老李20年的地下情人，却因对方拒绝给她一个孩子毅然离开，放弃了舒适的工作和生活，跑去做个小前台，一切从头开始，这是她的坚强。

才认识一天的依依被人跟踪，她连自己是女人都忘记了，冲上前去为人强出头。好友Judy遭家变，她为安慰对方，坦诚自己也是小三身份，痛骂渣男，这是她的豪爽。

新生活还未开始多久，老李东窗事发外逃，临

行前，将保命的证据留给了辉姐，为了这个抛弃自己的男人，辉姐只身前往香港，周旋于国际刑警和黑帮势力之间，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命与未来，这是她的无畏。

当谜题解开，一直最信赖的女伴却是出卖她的人，她大可以报复性地看着对方被人施暴，但是她依旧义无反顾地去救助，这是她的善良。

最终一切纷扰都结束了，老李从高高在上的银行高管变成阶下囚之时，她再次出现，挺着高高隆起的肚子，想着孩子的名字，笑着决定苦等后半生，这是她的天真。

这样一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夹在高管、富豪等“成功人士”之间，看上去毫无话语权，始终被人控制、蔑视，甚至忽略。但她依旧凭着自己最纯真的那些本性，为自己的爱情赴汤蹈火。在势利的现实生活中，辉姐像一道流星，瞬间照亮了整个宇宙。她绝非不知疼，她也绝非不怕死，只是，她活得纯粹，谁又忍心讨厌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呢？

合上书页，我又想起那个夏日，咬着手指的永城，他把自己的天真纯粹放在满是谎言与陷阱的成人世界里，帮辉姐搭建了一个凄美的爱情世界。现实的不现实，梦幻的不梦幻，这不正是人生吗？但好在，因为永城的游历，让人生没那么孤独，虽不怎么热闹，却满是真切。

正如小说从辉姐的梦开始，是不是预示着这人生如梦，一切的一切仅仅就是成人世界的一场儿戏，胡同里调皮筋儿的小女孩辉姐，不小心跳坏了，讪讪地笑着给别人抽皮筋儿，而胡同的尽头，国贸一期轰隆隆地拔地而起。

我是永城

科技和语言的功效类似：让人类越来越“华丽”，越来越显得有“情怀”。

人到中年，渐渐发现政治很有意思。谁又在支持谁，反对谁；要跟谁联手，要跟谁打仗；谁又要解放谁，拯救谁，让谁过得更好，活得更正确。我们总想让别人跟我们一致，因为我们总觉得自己最正确。

我突然想起20年前争论过的问题：科技将把人类带向何方？

其实带路的并不是科技本身。科技也不是宇宙中冥冥存在的巨大力量，人类更不是科技的奴隶。

人类的奴隶主只有一个：人类的本能。那些好的坏的永不能磨灭的人性。科技只不过是人性的一种体现。有人用炸药开山修路，也有人用炸药杀人。人类对科学的追求，满足过好奇心，也满足过贪婪和虚荣；曾经带来便利，也曾制造麻烦；曾经被用来施舍，也曾被用来掠夺；有人用它救难，也有人用它摧残和毁灭。

所以，那个问题的主语弄错了，该怎么问：人性将把人类带向何方？

最近这些年，世界并不太平。不过我们过得还好，蒸蒸日上，追赶着超级大国的脚步。20年前还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已经有资格步其后尘了。20年了，我为我的那缸蟑螂写点什么。为它们的后代，后代的后代，为了未来，写点什么。

也许为它们建造一只更大的缸，谁也不必踩着谁，谁也不必往谁身子底下躲。也许让它们充满自信，谁也不羡慕谁，嫉妒谁，谁也不用爱谁，谁也不用恨谁，谁也不依靠谁，连累谁，谁也不是谁的枷锁。那是不是就完美了？

浮宫下水道的虚拟模型里抓恐怖分子了；弗兰克那副插满电极的VR大手套已经能根据虚拟现实让戴手套的人真切地感受到温度和压力了；而我养的那一缸缸蟑螂，已经繁衍了许多代了。

是的，我在全球最先进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里养了两年的蟑螂，并不是北京公寓里常见的那种，而是从亚马逊雨林里抓来的南美大蟑螂，每只都有小孩子手掌那么大。我的课题是研发一种能在雨林里自由运动的昆虫机器人。我长年累月地观察那些蟑螂的运动，寻找规律，建立力学模型。在此过程中，我发现那只巨大的鱼缸是个小小的社会，聚居的蟑螂也有近似人类的秉性。比如，它们平时都喜欢爬到别人身上去，像是搭建金字塔，塔尖上是最身强力壮的。可每当它们受了惊吓，比如当我把戴着手套的手伸进鱼缸里去，金字塔立刻崩塌。如果我不停用手搅动空气，或者再拍拍玻璃，另一个金字塔就有形成的趋势——蟑螂们都争着往别人身子底下钻，试图用别人掩护自己。越是身强力壮的，藏得就越深。留在表面的都是老弱病残，即便牺牲了也不大可惜的。

这大概就是优胜劣汰。强大者总能获得更好的资源和更多的避险机会。自然界对“优劣”的定义，似乎和道义没什么关系。

我没把工程坚持到底，没几年就跟科技说拜拜了。之后的很多年在职场里浮沉，做投资风险管理、商业尽职调查、反欺诈调查……我常常想起曾经养过的那一缸缸蟑螂。我和我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们，陷在事业名利人情圈子里的人们，就像那缸里的蟑螂。我们挣扎着往上爬，或者拼了命地往底下藏。

人类毕竟比蟑螂聪明。人类有语言，语言能把粗陋变得华丽，能把本能变成情怀。在这一点上，

创作谈

北京国贸一期的大厦是1990年竣工的。那年我读高一，和北京上千名中学生一起参加了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背景操。我们占据了三分之一的观众席，每人举一张巨大的彩色板子，组成一面巨型的“大屏幕”。那年头还没有液晶屏幕，电视还用显像管，不少还是黑白的。全国只有一条地铁线，也并不到国贸。那附近原本只有工厂和田地，几乎都算不上北京城的一部分。

国贸是当年唯一的高级涉外写字楼，如今依然算得上北京乃至全国租金最贵的。不只是全国。按照2016年某跨国商业地产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所言，北京国贸在全球十大最贵写字楼中排名第四。如此“首富之地”，自然只配给全球最顶尖的公司栖身。从惠普、丰田、福特、三菱、壳牌；到美银、瑞银、美林、高盛……简直就是国际商业巨头的聚会。入住国贸的是公司里的贵族，在国贸上班的自然也是打工族里的贵族。当年清华教授月薪才不过几百元，中国惠普的普通员工就已经月薪过万了。16年后，我也有幸到国贸上班，为一家跨国商务咨询公司工作。虽然已到美国“洋插队”了多年，还在硅谷研发过好几年机器人，但第一次西服革履地走进国贸大厦，内心难免感到几分神圣。看看四周那些精致冷傲的精英面孔，不禁自惭形秽，深感硅谷其实就是个大农村。10年前辛辛苦苦地往美国跑，原来是去做“田舍郎”，10年后回到北京，这才算登上工薪族的“天子堂”。

之后在国贸上班的日子，让我渐渐熟悉了这“天子堂”，也着实发现了一些藏在国际大公司和职场精英背后的秘密。当然这“发现”不只是因为每天出入高级写字楼，更归功于雇佣我的公司——一家跨国商业调查和投资风险管理公司。原来，看上去高大上的国际巨贾，背地里也藏着不少蝇营狗苟。我虽然写过不少有关商业犯罪和调查的小说，但小说有时候未必就比现实更精彩。

记得曾有这样一桩公司内部调查项目：某巨型跨国公司在东亚的某分公司，业务合同虽然不少，却依然连年亏损严重。该跨国公司总部遂秘密雇佣了调查公司，调查分公司出了什么问题。调查公司进行了半年的外围调查，毫无所获。后来不得不派一名美女调查员进入该分公司做“卧底”。职位并不高，只是初级行政助理，工作内容无非端茶倒水、收发快递、订机票。为了避免分公司的怀疑，“卧底”不能由总公司委派，只能自己去分公司应聘，所以得不到更像样的职位。

然而就是这位在全公司“垫底”的行政助理，却挖掘出了重大的秘密——该分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人事总监、IT总监共同勾结，制造假客户、假合同、假报表，暗度陈仓地把公司的资产转进自己腰包。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位新来的“小助理”性格乖巧，工作认真细致，对职责以外的工作也毫不计较，颇得公司领导的赏识，因此常有机会接近大领导们。“小助理”善于察言观色，渐渐察觉到妻子的总经理和独身的女财务总监关系微妙。“小助理”于是有意无意地接近财务总监，渐渐成了她的“地下闺蜜”——不让其他同事知道的那种。两人下班常常一起厮混，吃个宵夜再喝点儿小酒，一来二去的，财务总监就把苦水都倒出来——给总经理做了多年情人，名不正言不顺。财务总监自然不会提及那些徇私舞弊的勾当。但“小助理”为大领导鞍前马后地跑腿，收发快递、转接电话、订餐订机票，渐渐又发现，总经理在外面竟然还有情人。“小助理”掌握了证据，巧妙地把握“泄露”给财务总监。财务总监由爱生恨，愤然向总公司揭发了分公司总经理见不得人的勾当。其过程自然不如此这般简单，还有诸多辗转腾挪，都被“小助理”一一应付了。若是如实地写出来，跟小说一样精彩。

当然，上述的事件并没发生在北京国贸，也确实发生在东亚某个CBD的某座摩天写字楼里。而且我相信，在中华乃至全世界的许许多多高大上的办公楼里，也上演过许许多多类似的精彩故事，只是没多少人知道了罢了。

于是就有了这部《国贸三十八层》。国贸一座本无三十八层，自然也没有书中那几家公司，以及公司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但国贸是有的，在中华第一街(长安街)的延长线上屹立了30年，也见证了新中国翻天覆地的30年。每当经过那座大厦，我都会想起1990年秋天，坐在北京亚运会开幕式的会场，手里举着重重的牌子，透过牌子上开的一寸宽的小窗，看巨大的熊猫盼盼(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在工体中央站队时，和电视机前的全国人民一起，准备着迎接中华新时

代的到来。
(摘自《国贸三十八层》，永城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

《国贸三十八层》

□ 永城



链接

20年前，当我还在斯坦福大学机器人实验室里，为了我的硕士论文绞尽脑汁的时候，我们几个肤色不同信仰不同母语也不同，但同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曾经喋喋不休地争论过一个问题：科技终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来自俄罗斯的维克多认为，科技将使人类更加强大，比如发明能够治疗任何疾病的良药，在别的星球上开垦土地建造城市，甚至通过虫洞回到过去，修正人类曾经犯过的一切错误，最终战胜自然，主宰宇宙。

拿破仑外交官的儿子何塞是真诚的天主教徒，他认为科技最终将使人类重新找回信仰，明白一切都是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现代物理学对于基点和爆炸的研究正在证明这一点。

美国人弗兰克比较悲观，他认为，科技终将毁灭人类。比如原子能、温室效应和转基因作物。人类对科技的痴迷，不仅会毁掉人类，还会毁掉地球上的其他生物，甚至毁掉地球本身。

而为了高考而认真复习了社会发展史的我认为，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宇宙中冥冥存在的巨大力量。并非是人找到了科技，而是科技选择了人。人类只是科技的执行者，是科技的奴隶。不管科技终将把人类带向何方，那里一定是人类必去的地方，躲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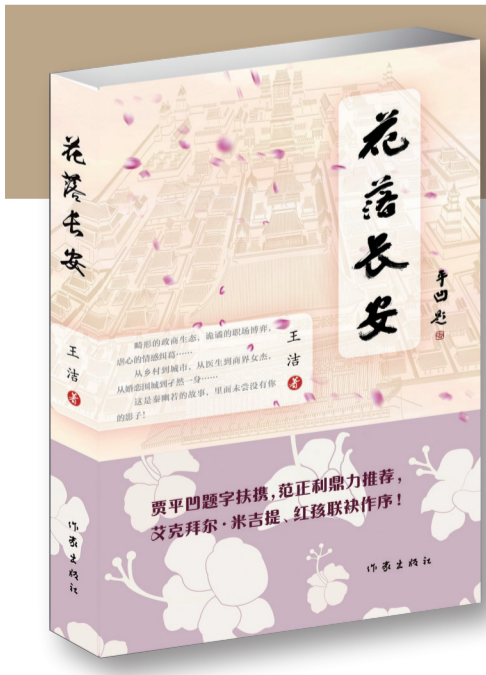
那场辩论旷日持久，从厄尔尼诺肆虐的1997年的冬天，一直持续到互联网气泡爆发的1999年夏天，并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直到我们毕业。相比而言，倒是我们各自的课题都进展得很顺利。维克多的智能机器人从两只转轮“进化”出了四条机械腿，能爬上校园后的小山丘了；何塞的“侦探”机器人已经复杂到能在卢

可多角度阅读的“类型化”小说

《花落长安》是一部“类型化”比较明显且类型又不单一的作品。基本上可以从这几个类型来看这部小说：

第一，它是情节型的，现实题材里的中国故事，按照情节来设置，故事的紧张度、戏剧化都非常充分，所以很适合改编成电视剧。某种程度上说，小说是影视剧本的“底子”，从这个“底子”来说，不像前些热播的职场剧那么“神”和“虚”。《花落长安》在情节设置上，没有回避公司实际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郑秉国与周通老总之间的关系。从职业人角度来说，周通的本心是确保公司的发展壮大，非常敬业，很“大”。与之相对的郑秉国在公司发展的道义伦理上却是错误的。然而周通具有双面性，当他在接触了秦幽若秘书谢丽丽之后，他再面对人与事的时候，他“小”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这些方面，大故事和小故事，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之间的故事精彩度都有，这种作为情节型不断演变的故事特别便于改编成电视剧。

第二，它是知识型的，所谓的“干货”主要指向商战。在当下中国，涉及商业运作的普遍的、特殊的路径，它都涉及了。比如创业过程中资金的问题，读者会发现秦幽若和郑秉国之间情节的每一次重要推进都和钱有关，其面临的商业危机之所以得以化解，都是因为郑秉国给予了鼎力支持。再比如作品中涉及的各种复杂关系，有公司内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关系；而环境既包括人的环境，又包括商业环境，其复杂性都写到了。关



键是作品写出一个必然的过程史，就是要做买卖，在特定时代的中国大背景下必然要经历的东西——从创业，到轰轰烈烈，再到失败甚至是毁灭，然后涅槃重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不是成功学的探秘，而是社会学的考辨。巴尔扎克的很多作品都体现了这方面的价值和意义，《花落长安》也具备这样的特质。

第三，它是情感主线型的，作品勾勒出了人

特点、优长和难度

——读《花落长安》 □ 施战军

的成长历程，而这个成长历程很是值得玩味。作品一开始就展现了秦幽若和丈夫刘江的冲突，刘江深夜醉归，女主人公因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水味而和他打架，且醋味十足，预示了她和刘江关系的破裂，有点找碴儿的意思，这又是她出走创业的切入点。其中却内含着一个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作家的现实题材创作中的精英意识太强了，而这部小说照顾了大众趣味。过去作品中我们常见的是以男人的成熟魅力为中心的，而这部作品里，主人公是女性，她自信、成熟，又不乏天真，小说里，这堪称女人的杀手锏。作品有别于我们熟悉的以男人为中心的那样一个系列，实际上它很可能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大众趣味，将会引领一种新的大众审美潮流。在热播剧《欢乐颂》里我们虽然看到是一群女孩子，大家都是围绕着靳东，靳东在剧中饰演霸道总裁，而《花落长安》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女人渴望独立的、具有精神慰藉的人生是如何得来的。

容纳、善意是所有优秀作品向上的引力

作品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也可以说是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的体现：

第一，秦幽若这样一个女人，她在今天城市商战里的形象和当年《平凡的世界》里孙氏兄弟的成长之间，构成了一个新的衔接。《平凡的世界》讲述的那个时代，在陕西作家笔下是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道德力量出现的；在《花落长安》里，秦幽若的得以前行，依然有这样传统文化力量的支撑，但她身上更多的是现代意识，有了新的变化。

第二，蕴于其中的对人的态度值得人们思考。作品中的秦幽若，或许从某种程度上说已融入了作者个人立场、态度，一方面收纳复杂，甚至是恶意；一方面不断整理内心深处善意。应该说奶奶是她善意的最初“播种者”，对她影响很大。这种善意推动着她把痛苦留给自己，而不会留给别人；当然遇到迫害性的事件时她也会迎头而上，但最终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收纳“复杂”而展示善意。这里的“复杂”包括挣扎、彷徨、伤害，等等。不像我们现在看的很多小说，主要写受苦、受难、受虐待。对于很多“苦”的东西，她不回避，也没有对社会观念化的标签，而是收纳痛苦、复杂，整理好自己，保留着自己的追求，从而对他人报之以谅解、救助，甚至救赎。这是很了不起的，自带一种能引领人向上的无

形的力量，这正是经典文学作品所不可或缺的。在《花落长安》这部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作者的这种努力。

文学的意境植根于语言和可信用度

驾驭这样的时下热门题材，难度可想而知。应该说，戏剧化、情节化、故事化使小说引人入胜，即便有讲得不够完美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靠想象来弥补。《花落长安》的小说感还是不太够的。所谓的“小说感不够”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可能跟完稿后的删减有关系，描写一个人表情的语言还是有点太直白、太直接了，人物心理活动以及旁及的情境因素方面也还有些欠缺。

《花落长安》所展现的是一卷时代浮世绘、一部商界言情录。作为“浮世绘”部分，作品做得非常好，里面人物非常明晰；但是“商情录”这一部分相对不足。主人公秦幽若、孙德浩、郑秉国等到底做什么买卖？公司的具体业务渠道是什么？他们如何与其他商家进行业务往来？这些最丰富、最实在的本相，作品却没有交代，读者不得而知。过去在传统现实主义作品中，这会让故事真切可信的必备元素，而这部作品主要奔着人物情感去了，在这方面就让人多少感到一些虚化。

但是总体来说，这部小说确实有它难得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基底”，就是对人的态度，它保留了对人基本认识当中积极的一面，而且试图以自我担当实现一种对人的谅解和救助，这是值得称道的。